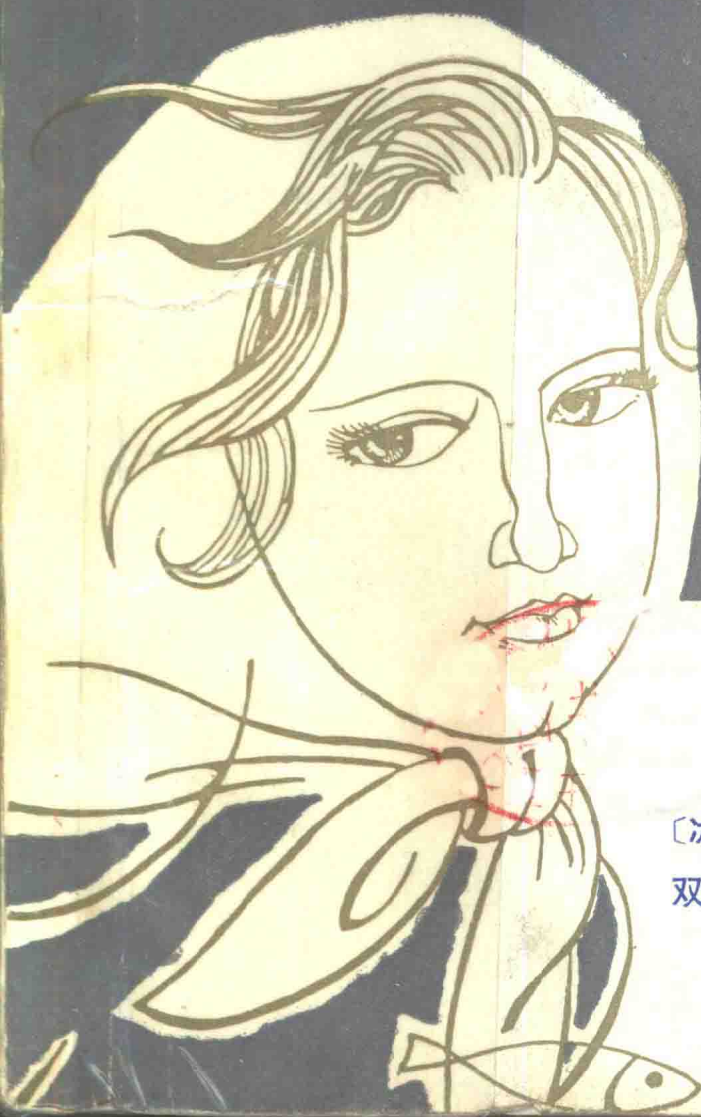


BING DAO GU NIANG

冰岛姑娘



〔冰岛〕拉克斯内斯著

双璧 浦 蕙译

I 535.4
/

■ [冰岛]拉克斯内斯著

■ 双壁 浦 蒨译

冰 岛 姑 娘



ХАЛЛДОР ЛАКСНЕСС
САЛКА ВАЛКА

据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9 版本译出

冰 岛 姑 娘

(冰岛)拉克斯内斯著

双璧 浦商译

责任编辑：郭得权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62,000 印张：16.25 印数：1—20,700

统一书号：10109·1933 定价：2.20元

作家和作品

赫尔多尔·奇里扬·拉克斯内斯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冰岛当代作家（1900——），曾获一九五三年苏联斯大林文学奖金（今改名为苏联国家文学奖），一九五五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冰岛姑娘》一书是作家在三十年代初创作的第一部反映冰岛普通劳动者——渔民和渔业工人生活和为生存和自由而斗争的小说。这部作品问世后引起了文坛的注视，使作家在文学领域中赢得了无可争辩的地位，并得到冰岛政府每年向成名作家颁发的年金。

本书女主人公沙尔卡·瓦尔卡是一个朴实、善良、美丽的冰岛少女。作家把这个非婚生的女孩子的艺术形象塑造得十分深刻感人。瓦尔卡颠沛流离，来到阿克斯拉尔海湾畔的奥谢里小镇，备受欺凌和侮辱。她向往光明和幸福，为了别人的幸福，却甘愿牺牲自己的幸福；她厌恶贫穷，却不愿出卖自己的灵魂与肉体。小说真实地描绘了少女瓦尔卡和阿尔纳里杜尔的纯真的友谊和爱情。在精神上，瓦尔卡却远远高出于她所钟爱的情侣。苏联著名作家波列伏依称赞沙尔卡·瓦尔卡是世界文学宝库中创造的最有魅力的普通妇女的形象之一。

批评家们指出：拉克斯内斯的作品既感情奔放，又充满了辛辣的嘲讽。作家把抒情和幽默融为一体的创作手法令人赞叹不已。作家成功地创造了现代冰岛文学独特的文体。《冰岛姑娘》就是这一文体的代表作之一。

本书根据苏联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俄译本译出。原书名为《沙尔卡·瓦尔卡》（女主人公的名字）。

编者

一九八五年一月。

Abt 20/08

第一部

圣洁的葡萄树·



• 据圣经：主耶稣以葡萄树比自己。“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译注。

第一卷：爱情篇

1.

不论是起风暴的日子，还是平和的天气，邮船总是不停地前进着。它根据星星和峰峦确定航向，穿过两山之间狭长的峡湾，慢慢地驶进阿克斯拉尔峡湾畔的奥谢里村。飘着雪花，汽笛长鸣。几个衣着华丽的南方旅客坐在头等舱里，好奇地眺望着小山村里朦胧的灯光。

他们当中有个人开腔说：

“你在冬天的夜间驶过这些层峦叠嶂的两岸时，会不由

自主地想，世界上大概不会有比这些隐没在山中的小镇更可怜和更没有意思的地方了。只有上帝知道这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是怎样死的？他们每天早晨醒来，相互之间能说些什么？而每个星期天他们又是怎样互相对望着度过的？牧师在圣诞节和复活节去做礼拜时会想些什么？我不是指他会说些什么，而是指他想些什么。又比如商人的女儿躺下睡觉时，她们会幻想些什么？实际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他们能产生些什么样的欢乐和悲伤？这些地方的人，彼此的眼睛看到的只能是自身存在的空虚性。每个人都清楚，在如此偏僻的地方，生活多么无聊。这里除了河泥淤积的一小块谷地之外，没有一片象样的土地。富裕和文明只能在平原地区创造出来。在人们无法同外界沟通，永远不会有陌生人来拜访的地方，没有什么可指望的。比如要是牧师的儿子厌倦了商人的女儿，该怎么办呢？是的，是的，我问你们，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但这时一只小船离开了岸边，几个健壮的满脸胡须的男人摇着桨，他们很快就靠近了轮船。

“上岸的邮件和旅客！”他们提着嗓门喊道，仿佛在告知大屠杀行将开始似的。

一个京师的商人把水獭皮帽子拉得罩住了耳朵，扣上所有大衣扣子，小心翼翼地沿着绳梯下到小船上。而后，小船上几个青年接住了装有半袋邮件的麻袋。

“还有什么吗？”

“等一等！”有人从甲板上喊道，“三等舱里还有一个带小孩的女人，她们想下船，请等一等，等一等，别离开，她们这就出来。”

“我们等一等到不要紧，不过约翰·波格逊没给我们任何

指示，让我们在这里为某个女人晃荡一整夜。”一个桨手埋怨着说，他大概是小船上的头头。“应该早点准备好。”

甲板上有人回答道：

“她没法早出来，她晕船很厉害，就剩口气了。”

“她的死活和我们有什么相干！约翰·波格逊没给我们任何命令。”

但，尽管没有命令，几分钟后甲板上出现了带着孩子的女人。小姑娘用围巾裹得很暖和，而母亲的衣服在北纬地带的冬季旅行可有点不相宜。她穿着灰色的破大衣，大衣很瘦，不大合身，脚上穿着粗袜子和破短靴，一只脚上的鞋带断了，靴筒打着小腿肚。她头上包着一方旧头巾。女人一只手拉着女儿，另一只手提了一个小包裹，里面装着她的全部家当。

女人怯生生地望着在海浪中颠簸不定的小船。

“喂，老太婆，下来呀，胆子放大一点！”船上有人喊。

“愿上帝保佑我们，亲爱的沙尔卡！看样子，我们命定留在这儿了。”

“喂，你干嘛象钓鲨鱼的诱饵似地挂在那儿？•快点下来呀！”刚才那个嗓子又大声呼喝着。

一个水手隔着船栏接过小姑娘，而水手长帮助她踩着绳梯下到了小船上。

“妈妈，我已经在这儿了，”小姑娘说，“啊，多好玩呀！”

男人们用同样的方法把这个女人弄到小船上，但要把她举起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她腿粗，腰肥，脚大——一句话，这是个强壮、结实的女人。诚然，由于晕海，她现在的脸有点浮肿，而且十分苍白，仿佛所有血色都从脸上跑到两只手上去了——它们红肿得象煮熟的腌牛肉。

母亲和女儿被安置在桨手们对面的长凳上，女人把包裹放在膝头上，护着它免得被水弄湿。这是个普普通通的亚麻布口袋，里面显然有个不大的盒子和一些软东西。波浪不断起伏，小船讨厌地颠簸着，女人惶恐地望着黑暗里，而小女孩坐在她身旁却非常平静。当小船簸到浪峰上时，她对母亲说：

“妈妈，为什么我们不继续往前到南方去？为什么我们决定在这里下船？”

小船驶进前面的一个峡谷，女人恐惧地抓住长凳，转过脸躲开浪花和雪花。最后她回答道：

“我们尽量不在这里久呆，只等春天一来，我们就到南方去。”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就去南方呢？我们都准备好了，我真想去南方！”

这个小女孩首先让人惊奇的是她的嗓门几乎象男人一样低沉。不论她说话还是沉默，总不停地眯着眼睛，皱着鼻子，蠕动着嘴唇，晃着脑袋——一句话，没有一分钟是安安静静坐着的。这一切都表现出她有巨大的、难以抑制的欢乐和力量。

“自从我们上路以来，我一直等待着什么时候到达南方，可以看到漂亮的房子，墙上挂着油画的敞亮的房间，看到你对我讲过的一切。妈妈，你要知道，我希望住这样的房子，我愿意生活在人们每天都穿着节日盛装的地方。但也许，妈妈，所有这些都不是真的。”

“沙尔卡，亲爱的，是真的。只是现在我们无法再继续往前走了。我非常不舒服。我们在这儿将就熬过一个冬天，一等开春，再去气候更好的南方。”

“那儿的天气永远很好吗？妈妈，咱们现在就去吧，一共

003569

只有五天的路程了……。”

“我感到太不舒服了！我们在这里住到春天又有什么关系？我们还是象从前一样互相支持，对吗？我的小沙尔卡，不要因为妈妈不能和你到南方去而生妈妈的气，我和你还是好朋友，对吗？”

“是的，妈妈，但仍然很遗憾……。”

坐在她们对面的一个桨手看了看小女孩，不容反驳地说：

“我们应该按上帝的意志去做。”

挂在船尾的灯光闪过他的脸膛，小女孩瞧了瞧男人，做了一个鬼脸，但什么也没说。这些话听上去象是上帝的声音，结束了两个女人关于继续旅行的谈话。桨手由于没有得到回答，便决定对刚才的干涉做一番解释。

“请不要以为我硬要你们在我们这个穷乡僻壤呆下去，这不是我的意思，这番明智的话自己脱口而出。上帝决定我们的住宿处。当然，我们的村子非常小，没有一点出色的地方。我在那里住了将近半过世纪——差三年满五十年。我在谷地里住过，在村子里住过——你们想想，整个这段时间里没发生过任何事件。但上帝没忘掉我们，他给我们派来了被耶稣祝福的救世军^①，使我们能赞美我们的救主。以前我们只有一个牧师，但现在在他老了，身体也不好。不管在这样的小地方生活是多么卑微，无可称道，但这里的人们仍然能在基督受难的十字架前顶礼膜拜，主的真理所向无敌。”

当小船在波浪中颠簸着驶向峡湾时，女人心里想：“也许，我也能找到救主吧。”于是，她对交谈的人说：

^①基督教新教的一个社会活动组织，模仿军队编制，着重在下层群众中举办慈善事业，吸收教徒。——译注。

“我希望上帝能帮助我，使我找到工作，使我和我的小女儿不管怎样能生活下去。您知道这儿能找到当女仆的差使吗？”

“怎么称呼您？”男人问。

“西古尔利娜。”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好象是在思索，叫这名字的女人有什么可能找到当女仆的差使。

“晚上天气会很坏，”他说。

“哎，妈妈，要是我们不那么匆匆忙忙，我就来得及吃咸牛肉煮黄豆了。”

“是个伶俐的小姑娘，”男人说。“请允许我冒昧地问一句：您是寡妇吗？”

“不是。”

“请原谅我提这样的问题，不过，为什么您不到南方去呢？”

“我认为，这里和南方一样也有上帝，”女人用男人自己的话回复他。

“在我们这地方您有亲戚吗？”

“没有。但我指望能找到住处，我可以付房租。”

“您试试到救世军那里找找住处，只是不知道他们接不接受女人。”

当离岸边只剩下几桨的距离时，女人问道：

“您能行个好告诉我，到救世军那里去怎么走吗？”

“等我们卸完货，我送您去吧。”

那个头等舱的乘客很快上了岸，漫不经心地说了几句话，就向城里走去，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女人一手拎着麻布袋，一

手拉着小女孩，在码头边等着桨手做完事送她们去找救世军。在这荒僻的港口里，未必什么时候还有过更加卑微和不显眼的女人从这儿上过岸。男人终于空了，他向母女俩做了个手势，让她们跟着他走。

到处是巨大的雪堆，没有什么真正的道路，走起来很困难。风雪扑打着旅客的面颊，它对这些人有什么可客气的？旅客经过渔夫们的木板房向左拐了个弯，就朝岸边走去。微弱的灯光在渔家茅屋的小窗户里闪烁着。陪送女人的那个男人，脑袋里连想都没有想过要帮她拿包袱。末了，他们走到一所低矮的有许多接修出来的耳房的不整齐的住宅跟前，这里零零星星地亮着灯光。

“我们到了。”男人说。“如果您能争取留在这儿，需要什么东西的话，可找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军士，我自己也不止一次得到过约翰·波格逊的恩典。要是我是您，就立刻去找他的妻子，她是个可尊敬的女人。请代我问候安德逊上尉。晚安。如果您到波格逊夫人那里去，也请转达我对她的敬意，她立刻会明白您指的是谁，她和我很熟悉。”

母女俩登上台阶，来到前室里，抖掉落在衣服上的雪花。女人取下头巾，理了理浅色的头发。从房间里传来了尖锐、杂乱的声音。女人鼓起勇气敲了敲门，里面有人回答：

“谁呀？见鬼！进来！”

女人犹豫地推开一点门朝里张望了一下，小姑娘也把头伸进了房间。只见在烟酒的雾气中有几个男人正围坐在没有铺台布的餐桌旁边，桌上放着几个贴有非烈性酒商标的瓶子。虽然在坐的没有一个喝醉，但笼罩在这里的空气表明，他们的口袋里还装有比明摆在桌上的更烈性的饮料。

几个人向女人投来不满的眼光，他们当中谁都没有想到要给她什么帮助。

“我能和领导说句话吗？”女人问。

“关上门，这儿又不热，真见鬼！”

母女俩迈过了门槛，随手关上门。室内一面墙上挂着布兹将军的像片和描绘醉鬼之家的图画；母亲害怕地把孩子们护在身边，保护他们免受狂怒的，把周围一切都掀得底朝天的父亲的折磨。另一堵墙上挂着好些用丹麦文写着圣经格言的明信片。女人重又抬起手，把头发理整齐。这样，谁也不再怀疑她是正经女人了。她一点也不难看，虽然海上的旅程使她疲惫不堪，嘴唇还非常苍白，但她，甚至现在，也能够使那些因坏天气不能出海在陆地上无事闲聊和喝醉了酒的渔夫动心。但她没有这种意图。

“她需要什么？”一个男人问。

“她要找领导，”另一个回答。

“让我来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第三个自告奋勇地说。这是个三十岁左右，身材高大的男人，黑头发，古铜色的脸上有些疤痕，脸型端正，颧骨很高，褐色的眼睛闪烁着炯炯的目光，嗓音低沉有力，具有与他鲁莽粗犷的外貌不相称的意外的热情口吻。他身穿蓝裤子和灰毛衣，脖子上围了条红围巾。

“欢迎你光临，女朋友。”他摸了摸女人的下巴颏，对小姑娘没望一眼。“你刚到，是吗？请坐，我愿意为你效劳。你说吧，把你所希望的事和不希望的事通通说出来，我听着。”

“您不大象是这儿的主人。我和您没什么可谈的。我请求您别打扰我，我要见这儿的领导。”

“找领导？”他学着女人的口气问，一面快活地向他的伙伴眨了一眼，仿佛请他们学学应该怎样同女人谈话。“夫人，您需要找领导？好吧，我就是这儿的领导。很难想象，这个渔村要是没有我会变得怎么样。我在商船上漫游了整个世界，我到过纽约，在非洲捕猎过鲸鱼，但说实话，我非常思念这里。故乡召唤我回来，它不能忍受和我的别离，它不能没有我，而我也不能没有它。所以，如果你在这地方有什么事的话，我请您对您恭顺的仆人说吧。来到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外地人，无论是谁，都直接来找我。我统治奥谢里，奥谢里也统治我。外国人动用刀子，而我从来不用。外国人偷偷地走近人，而我不这样做。美人儿，你别以为我害怕他们的刀子跑回家来了。我为了——一双凉鞋，不用刀子和七个外国人打了一架，是的，是为了一双尖头的高跟凉鞋。我说远了，想喝杯啤酒吗？”

西古尔利娜茫然不知所措。他是醉汉，还是疯子？要是他真是他所佯称的那个人，在这里掌握着一切事务呢？他谈起自己的权力，那种语调很难认为是开玩笑，而所有这一切又与脖子上的红围巾很不相称。西古尔利娜犹豫不决。

“那一定是一双特别好的凉鞋。”一个男人说，“它究竟有什么特别宝贵的？”

“你这个丑东西！那双鞋的主人不是女人，而是‘桃子’！”

“我要和领导人谈话。劳驾，也许你们有谁愿意帮助我吧！”

“等等！凉鞋是混血姑娘穿的，给你们实说吧，她与其说是白人，不如说是黑人。外国人喜欢这样的人。但我自己说：阿克斯拉尔峡湾奥谢里等着你哩。于是我回到了自己亲爱

的村子，不容任何人分享我对它的统治，就象它不容任何人分享对我的统治一样。”

“你想说约翰·波格逊统治着村子？”

“约翰·波格逊与我有什么相干？我捕鱼，他付给我钱，他了解我什么？他既没有我那样的经验，没有我那样的心肠，也没有我那样的力量。他的邸宅，他的孩子和女人，他的鱼与我有什么相干？这儿的群山是我的，这里的峡谷是我的，海和这个村子，这儿的人，房屋——都是我的！都在这儿，——在我心中，在我血液里。而他是谁？暴发户！外路人！他经理外国人的商民事务，靠其破产发了财。他所有的一切全是纸上的帐目，银行的单据，而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呢？如果南方的一个银行破产，他将变成什么样呢？啊，变成乞丐。而我还是老样子。就象这个峡湾，这个山峰，这个海岸，以及这个海岸上发生的一切，始终如一。你也许会想，我是那些可怜的坏蛋中的一个，因为没有象样的生活而在羡慕他？你会以为，比如，峡湾会羡慕约翰·波格逊，或者，在一个鱼季里能经受五十次台风袭击的阿克斯拉尔山会羡慕他？我是海的主人，这个村子的主人和村子上面天空的主人。我是所有暴风雨和坏天气的主宰。当约翰·波格逊鼻梁上架着眼镜坐在圈椅里计算我的工钱的时候，他也是属于我的。”

听了这番独白，女人更加茫然若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没有另外的出路，只好请求他的那几个朋友帮助她找领导。

“别胡扯了。”男人还是用权威的声音说。说也奇怪，这声音竟起到了使那些人服从的作用，因而他确实开始觉得，他们完全居住在一切都属于他（包括天空和海洋）的另一个世界里

了。男人的眼睛里燃烧着不安的、野性的目光。而这种目光是不知道良心的责备，只为今天活着，既不为过去遗憾，也没有未来目标的粗俗的天性所固有的。

“嘿，你希望从这个虔信宗教的丑鬼那里捞些什么？我的母亲一生传道，背熟了七十个祷词和‘我们在天上的父’，^①你以为这有助于她的老年？我不知道你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请相信我，就象圣书里说的那样，指望荒谬悖理的胡说是注定要倒霉的。福音书上说，这样的人必将陷于失望，而你，我的亲爱的，早晚会明白这个道理的。好吧，带着自己的悲伤到我这里来，在我面前跪下，而不要跪倒在丹麦的十字架或丹麦^②的胡涂虫面前。如果你不告诉我你希望些什么，那你就什么也得不到。我是冲刷这海岸的海浪，我是在这些山巅周围游荡的风，我是这峡湾里的潮汐。好吧，你到我这里来吧，我的心爱的，把你的头靠在我强壮的胸前吧，我会清除你的全部忧伤，实现你的理想。”

他一边说着这些话，一边把女人搂在怀里，亲亲她的嘴唇。但这太过分了，小姑娘实在忍不住了，她不允许这种事情在她的眼前发生，还在她母亲挣脱出男人的怀抱之前，她就开始连打带骂这个洋洋自得的男人。

“坏蛋，蠢东西，你放开我的妈妈？！把你的脏爪子挪开！”

“啊，小鸟儿，”男人笑着说，露出坚硬的象马一样的大牙。他一边说一边把小姑娘从地上抱起来，在朋友友好的笑声

^①基督教主祷文的第一句话，出自《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译注。

^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冰岛名义上为独立王国，但臣属丹麦。——译注。

中亲了她的脸颊。“现在，我要到马拉尔布德的婶婶家吃晚饭去了，我该走了。”他用确信他的离去会使所有的人感到莫大忧伤的口吻说。“记住，美人，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总是一叫就来。”